慈父嚴父

東西走廊

馮 進

前一陣看到幾則有關當代中國親子關係的新聞。一條是六一兒童節，一位慈父頂不住女兒的央求，讓小孩開自己的轎車，結果被警察攔截，雙雙進了拘留所。還有一則是父親出於好心，不願讓未成年的兒子駕駛自己的摩托車，結果孩子盛怒之下從十五樓跳下，父親急着去接，父子一起殞命。市井新聞，大概不乏光怪陸離、聳人聽聞之嫌。可是最近看到丁輝介紹朱自清的短文，讓我進一步認識了父親這個角色在中國文化和歷史轉型期的尷尬地位。朱自清的《背影》是中國學生的必讀散文，我們大多都耳熟能詳。丁輝卻抽絲剝繭，指出了《背影》背後的陰影。據他考證，《背影》開頭的「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事也交卸了」是爲尊者諱，沒有說明事件的來龍去脈。

事實上，朱鴻鈞所以失業，是因爲他在徐州榷運局長任上娶了兩房小妾，老家的姨太太上門大鬧，估計惹惱了上司，所以丟了差事。朱自清的祖母也因此氣得一病不起，撒手人寰。

朱鴻鈞是個嚴厲的父親。朱自清小時候，如果字寫得不好，他就要把孩子的功課扔掉、燒掉，罰兒子重做。他「少年出外謀生，獨立支持，做了許多大事」，是養家餬口的頂門柱；可是自從失業以後，暴躁易怒，在家也是個暴君。朱自清的第一任太太，揚州名醫武威三的獨女武鐘謙，因爲活潑愛笑，在大家庭裡不得公婆的歡心，再加上孩子多，積鬱成瘁，積勞成疾，三十剛出頭就過世了。朱自清在小說《笑的歷史》中，雖然用了春秋筆法，但對父親顯然心結猶在。

朱自清是個「平生不識綺羅香」的好男人，比較他和俞平伯的同名散文《槳聲燈影裡的秦淮河》，就可以看出他「不二色」的一本正經來。只是他脾氣偏於憨直，爲人木訥寡言，教課時還因爲說話吞吞吐吐被學生抱怨。他不善生財理家，偏又多子多女：除了和前妻生的五個兒女，和第二任太太陳竹隱又有二子一女，所以常爲家事上火鬱悶。

據有人考證，他的名篇《荷塘月色》是和太太吵架後出去「躲清靜」時寫的。在散文《兒女》中，他濃墨重彩寫的就是五個孩子吵鬧、鬥嘴、嚎哭，像「潮水」一樣的腳步和喧囂，每每惹得他一頓「竹筍烤肉」，用體罰解決問題。然而他本性仁厚，又不是那種不明理的老式父親，所以脾氣發過之後又要後悔。

因此，朱自清一面悲嘆「燕子去了，有再來的時候；楊柳枯了，有再青的時候；桃花謝了，有再開的時候……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爲像蝸牛似的背上了沉重的家庭負擔而抑鬱不樂，抒發因爲有了孩子就「命定」了的悲哀。另一方面，他又自省「我是個微頭微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強，做父親更是不成……近來差不多是中年的人了，才漸漸覺得自己的殘酷；想着孩子們受過的體罰和叱責，始終不能辯解——像撫摩着舊創痕那樣，我的心酸溜溜的」。對於孩子的教育，朱自清其實頗爲開明。他並不要求兒女「肖父」，提出「只要不『比自己壞』就行，『像』不『像』倒是不在乎的。職業，人生觀等，還是由他們自己去定的好」。在「變動不居的時代」，他認爲應該培養孩子「基本的力量——胸襟與眼光」，至於日後，他決定，「光輝也罷，倒霉也罷，平凡也罷，讓他們各盡各的力去」。《背影》中對於父親的懷念，反映的何嘗不是朱自清對父親這個角色的反思呢。「不當家不知柴米貴，不養兒不知父母恩」。人到中年，朱自清想要「好好地做一回父親」，因爲他不僅體會到當年嚴父身上的重擔，也能體諒在如水的歲月、無奈的人生面前每個父親的軟弱和無奈。

曙光再現

人與事

延 靜

日前從正在印度尼西亞峇里島召開的東盟外長會議上傳來喜訊，中斷幾年的朝核六方會談出現了重啓的可能。參加東盟外長會議的朝鮮新任六方會談代表團團長李勇浩與韓國六方會談代表團團長魏聖洛舉行了會談，雙方商定就盡快重啓朝核六方會談作出努力。這是朝韓雙方團長時隔兩年七個月舉行的首次會晤，也是多年來雙方舉行的第一次無核化會談，引起外界的廣泛關注。

朝核六方會談已經停頓多年，特別是去年「天安艦」沉沒和延坪島炮擊事件發生後，朝韓關係一度劍拔弩張，朝美、朝日關係也隨之障礙重重，半島形勢處於不穩定之中。在此情況下，朝方不止一次表示要「中斷」與韓國的關係，韓方則一直堅持在重啓六方會談前朝方必須對「天安艦」事件道歉。而這次雙方團長在會談中都作出了讓步，朝方未再提中斷與韓方的關係之事，韓方也未提讓朝方道歉的要求。外電描述會談氣氛「坦誠、認眞」。

引人注目的是，朝鮮六方會談代表團團長易人。此前近十年，朝鮮六方會談代表團團長一直由外交部副部長金桂冠擔任，儘管其他五方代表團團長都有過幾次更換，但朝方仍然不變，團長已年近七旬。這固然與朝鮮外事幹部罕有人事變動體制有關，譬如朝鮮兩任外長許錟和金永南都曾任職十年以上，姜錫柱第一副外長任職更超過二十年，但也與談判方針政策的穩定及其在會談中的一貫掌握不無關係。這次朝鮮六方會談代表團團長終於易人，由五十幾歲的朝鮮外交部副部長李勇浩擔任，他在中朝外長會談時首次露面，由朝鮮外長朴義春介紹給中國外長楊潔篪，之後在公衆面前出現時一下被記者團圍住。

據外電報道，李勇浩是繼姜錫柱和金桂冠之後又一位對美談判專家。他畢業於平壤外國語大學，上世紀七十年代進入外交部，曾在津巴布韋和瑞典做過外交官，先後擔任過朝鮮駐英國和愛爾蘭大使，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起參與對美外交，還曾陪同朝鮮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趙明錄訪問過美國。據傳他是朝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李明濟之子，不知是否可信。但無論如何，他算是新的年輕一代。當前，朝鮮正處於權力過渡時期，政策不可避免地會出現某些調整。這次參加東盟外長會議的朝鮮外長，面對公衆態度明朗而熱情。與此同時，還傳出朝鮮將向東盟派駐專任大使，加強與東盟的關係。稍後又聞朝鮮外交部第一副部長金桂冠不久將訪問美國。在美韓即將進行大規模軍事演習的前夕，朝鮮方面的舉動引人關注。曙光再現，人們希望朝韓關係繼續走向緩和，朝美關係逐步鬆動，朝核六方會談早日復會，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逐步得到實現。人們對此寄予厚望。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藝苑草

陳 安

俄羅斯作曲家索洛維約夫—謝多伊的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唱了幾十年，卻從未想過那對年輕情侶幽會的「晚上」究竟是什麼時候的晚上？幾點鐘以後的晚上？直到最近去莫斯科旅行，才發現應該問問這些問題。我們是六月份去莫斯科，住在郊外。這個城市也屬高緯度，雖沒有聖彼得堡那樣的白夜，夏天也是晝長夜短。我有心注意了太陽落山的時間，在日記中寫道：「莫斯科的太陽於晚上十點落至地平線下。十一點天色尚未黑。」於是我想，那一對莫斯科郊外的男女青年若是在夏天約會，那幽會的時間應是在夜裡十一點以後，平時要上班，所以該是周末的晚上。這對害羞、怕難爲情的情人在花園裡坐了整整一夜，誰也沒有說話，只聞小河流水聲和遠處的歌聲，天亮時才告別。不過，莫斯科的夏天，早晨五點鐘就天亮了，所以他們枯坐的時間也不算太長，也就四五個小時吧。如果在上海外灘，這種通宵達旦的幽會時間就要長達十二個小時。

莫斯科夏季短，冬天長，到了秋冬，據說下午四點天就黑了，九月份就開始下雪，到了十一月以後，更是一場大雪接一場大雪，所以冬天莫斯科郊外晚上嚴寒的花園便決不會是少男少女們的相會之處。

寫到這裡，我忽然想到該查看一下這首歌的原文，結果發現結尾一句的直譯應是「請你別忘記這些夏天的莫斯科郊外的夜晚。」原來原文是有「夏天的」這個定語的。譯者薛範先生的譯文則是「但願從今後，你我永不忘，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作爲歌詞，譯得很棒，適宜歌唱，只是由於沒有譯出「夏天的」，所以才有我在本文開頭提出的問題。而中文歌詞最後一段裡的「長夜快過去」，原文是沒有的，因爲作者知道莫斯科的夏夜是「短夜」，而非「長夜」。

夏天的莫斯科郊外確實是好地方。我們在莫斯科東南郊租住的旅館離「女皇村」很近，這個女沙皇的行宮是十八世紀葉卡捷琳娜二世留下來的，有式樣別致的宮殿，有特大的花園，現在是平民百姓遊樂、散步、休憩的好場所。我看到早在晚上十點之前，也即太陽還很高的時候，就有情侶坐在公園長椅上相互偎依着低低細語。每周周末兩個晚上這裡舉辦音樂噴泉晚會。十點鐘太陽落山，晚會才正式開始。那是一個賞心悅目的動人場面：大池塘裡的數百個噴泉，在音樂伴奏下，在彩燈照耀下，自由噴薄，變幻莫測，射出忽高忽低、五彩繽紛的水柱。大池塘邊有條大河，那像巨大萬花筒一樣的彩色噴泉倒映在河面上，更像是童話裡才有的美景。我們圍坐在池塘旁，觀賞、拍攝這一奇景，同時也注意到，莫斯科郊外人生活得很開心，周末晚上尤其愉快，眞可以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這首歌繼續唱下去。

把夢想留給明年

許俐麗

文化什錦

七月夏日，發現香港全城沸騰，沸騰的源頭來自香港書展，也被稱爲亞洲最大的「書墟」。今年「書墟」開市第一天，我沒等得及下班，就撲「墟」而去……通道上擠滿了人，大部分攤位裡外圍了三重人，洶湧的人潮裹挾着我，穿過人海，找到合眼緣的書位，找到自己支持的出版社，左右開弓，搵靚書奇書、「掃平貨」，一次過買入一年要看的書。

除了買書，我逛香港「書墟」，有個更主要目的，是追看文化明星。這些「臉譜」，來自兩岸三地……平日根本見不着的文化猛人，卻在這個「書墟」裡，齊齊亮相，聽他們口噴「蓮花」，看他們「什麼都敢說」的口水能噴多遠，再看着無數一家大小魚貫入場，座無虛席，我無法不承認香港這個特大「書墟」，已經極具規模。我喜歡這種買賣吆喝、各路英雄衆聲喧嘩的書展氛圍。

前兩年，我逛香港書展，只想近距離看看大陸油畫家陳丹青能說些什麼，我知道，他在內地愛走偏鋒，引人矚目。到會展中心，一路打聽他開講座的會議室，我嚇了一跳——人流已乖乖地排了五十米！又乖乖掏腰包買書，等着簽名。兩牆之隔，挨着演說的竟還有著名作家莫言，還有教授于丹，還有時評潮人許知遠……眞的是，文化風頭一時無兩！不用說，全是滿座。我不甘心，坐在地上，等位子。我屬牛，犟，我堅信如果不被人浪打翻，應該可以到達彼岸。所以，我等！

很多年來，都討厭別人的道德教訓，但現在我眞的特別特別想聽——能夠讓我心悸、讓我行動、讓我擺脫以往的傳統狀態、更好生活的聲音。我還隱隱渴望，我能與之對話，說些眞話，別讓自己變成我討厭的那種人。聽起來，好像一個宣言吧。

那一次，陳丹青穿着黑色綢服唐裝，在台上侃侃而談。我拿着他一九八〇年創作的《西藏組畫》，因爲西藏，我在情感上對他有了依賴。那時他多年輕啊，就有這麼純熟的寫實能力和油畫語言，令我欽佩不已。一小時講座，我記得，他說了人生許多不愉快的事情。結束時，他非常平靜，一再說自己是畫畫的，他的《西藏組畫》純屬偶然也很平常，所以他更願意大家平靜地面對他，別把他當成什麼家之類的。陳丹青下台走了。我傻乎乎地呆在那，怎麼就結束了？我感覺像丟盔卸甲一樣，東一下西一下，拎着畫冊找不着自己了。

我趕緊擠到另一個演講室，追蹤以「憤青」聞名的本港七十後青年評論家許知遠的尾聲。他頭髮披肩，消瘦，沒有任何精英面目，視之甚至讓人輕賤，但卻令一批年輕人，從他身上得到建設之力。那次，我被擠得沒法站，只好又殺將出去，找于丹教授。

寬展的演講廳大多了，四、五百個聽衆聆聽着典型的「于丹」體在娓娓開導：「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心靈沒有歸屬……」那個下午，我轉在不同的場子，像個稚子，尋找「家長」。家長！是不是有點觸耳驚心？「家長」這詞只能用在最稚子純眞的年代吧！我都知天命了，是不是有些矯情？但不可否認的是，我越老越欲言又止，怕別人笑我孤陋寡聞、淺薄幼稚，怕別人不動聲色給我定下誇誇其談思想不正的罪名……我越來越相信沉默是金，且願意默然如鐵。我要把一肚子要問的，要說的，全爛在肚子裡，腐朽成渣！我是不是連個稚子都算不上？

我還看到我性格上的裂痕。我對現實熟視無睹，漸次失去很多感覺，對在我身邊掙扎的人和事，我經常轉身大步離開，絕不回頭地消失了。我對自己無能爲力的事情不看不聽，學會了不理不睬，覺得這樣才能迴避痛苦。但人的心裡是受不了什麼都沒有的，不管你是否意識到，承不承認。偶爾跑了次會展，逛了一回「書墟」，我竟喜歡上了。

生命中總有一些時間和地點對你是特別仁慈的，因爲你可以從中找到你丟失的東西。於是，期待七月，這個龐大的「書墟」空降在香港最商業化的地段，讓我儀式般地景仰。在這個燃燒期，不僅有文化種籽的陽光和空氣，我還看到了一個詞叫「勇氣」，它像新鮮血液一樣，不管濃淡，都讓我得到營養補充。今年提前做好功課，在香港官方網站「名家講座系列」，訂下我心儀的偶像，算準時間，拖箱提包去買書，聽講會「師」看大牌。

第一個開講的，是內地目前最上鏡的言論明星、敢怒敢言、七次被有關部門封殺、擁有二百九十多萬粉絲的網絡作家《李可樂抗拆記》的作者李承鵬！這位四川人竟會說幾句粵語！他眼裡總有一種隨時都會一劍刺穿的俠氣。感謝書展，我看到小個子「李大眼」，聽到李承鵬了。好驚喜看見他辟裡啪啦，像射機關槍一樣，怒揭時弊，不向社會取媚，談鋒所及，似有風雷。他說，他將參選人大代表！有聽衆問「迫於各種壓力，最後會退選嗎？」他手一劈：「中國正在一點點進步，在往前走。你看，我這樣的人，不也順利來了香港並且還能順利回去嗎？有些時候可能並沒有牆，只是大家把空氣也當成了牆。」「李大眼」不是帥哥但有魅力，我立即成爲他的粉絲！

跟着，我尋找我的偶像——在內地消失良久、已是香港居民的著名詩人北島。北島呢？面對偌大的展場，「北島演講館在哪裡？」我詢問場內職員，被他們反問：「北島是誰？是作家嗎？」一九七八年初，我剛上大學，讀到北島的《回答》，那內心引起的強烈「震盪」——一首詩能在中國高校引起此起彼伏、不同凡響的心靈感應，對於今天的年輕人來說，也許不太眞實或不可思議，但情形就是這樣。北島深深紮在我成長的路上。我曾狂熱地追逐着他，以求塡補眞空的心靈。現在，我看到的他，雖然沒有了當年的彡采，但一句「你應該永遠保持對這個時代的警惕，你不是被世界打垮，而是被自己打垮！」仍然響噹噹，質地不輸當年。

我的時間不停地被擠壓，感到分身無術的痛苦，我只好晃了一眼作家池莉、葉兆言、時評「快刀」馬家輝、加籐嘉一，最後在李敖那裡，跟着兩千多人，笑了片刻……沒想到，七十六歲的老人，還可以這麼折騰，他就有一種本事，能把一種辛辣植入到人心裡，但又被幽默和尋常化解了，看他說的「爲看清生命，你得去看窮人的臉和驕傲的人的手勢，爲看清一個男人去看這個男人所愛的女人，在觀察中得到樂趣。」聽着，你會有一種莞爾一笑的親切。

據說，香港書展七天下來，從兩岸三地趕來，分享名人心聲、與他們對話的，有十三萬人次（對，查了一下，官方數據）。我幸運地「泡」在其中，享受了一次人生「大餐」，我的食管剛被撐開了一點，可惜，時間太短，我還不飽。我等着下一個「盛宴」。我把夢想留給了明年。

香港書展：亞洲最大的「書墟」（資料圖片）

北京何以多「台」

許 揚

文化經緯

在北京市管轄的十餘個區縣中，有一區名爲豐台，它既是一個區縣的名稱，也是一個古老的地名。其地名的來歷，有多種說法，清乾隆年間出版的《日下舊聞考》記述其中三種：一是說豐台是豐宜門外拜郊台遺址的簡稱；二是今右安門外草橋一帶有元朝御史韓某的別墅，名「遠風台」，「今之豐台疑即遠風台之遺址」；三是說元代的園亭多在此地，「豐」是說養花的花房繁多的意思。「台」則是指花鄉中許多亭台的遺跡。從史料記載推斷，「豐台」這一地名的出現大致有八百多年的歷史。

除豐台外，北京地名中以「台」字命名的還有二十餘處，其中著名的就有釣魚台、將台、金台等。

北京語言所謂的「台」，是指高出平面的凸形地勢或置物，既有自然形成的，也有人爲建築的。後者多爲便於在上面遠望而建築，並成爲某個地方的標誌物。

金台位於朝陽區中西部，中共機關報《人民日報》現在就在此地辦公。金台古稱黃金台。明朝書籍《長安客話》中記：「出朝陽門循濠而南，至東南角巋然一土阜是也。」後有人考證，說此台是兩千五百多年前的燕昭王所築，目的是「置千金於上以延天下士」，即在此用重金廣納天下豪傑，但此說歷來爭議很大。亦有史料記載，明代以前此處確有一座人工建築的高台，高三丈有餘，清代時被毀。此台早在金朝時就被列入「燕京八景」之一，稱「金台夕照」，而今此地仍稱「金台路」。葆台位於豐台區南部，曾稱寶台、大保台，俗稱大葆台。清人吳長元的《宸垣識略》記載：「葆台去城南三十里，故老相傳，金明昌（一一九〇年至一一九六年）時李妃避暑之台。有寺院，甚壯麗，乃故京藥師院之院也。」一九七四年，在此發現兩座西漢時的古墓，使這一不見經傳的地名一下子名聲大震。

此外北京首都機場附近有地名叫將台，曾有東晉十六國前燕景昭帝慕容俊所築的將台，故得地名。房山區西南部有皇后台，相傳隋朝時蕭太后曾於此避暑築台，故稱皇后台。

北京還有一處著名的「台」叫司馬台，司馬台位於北京北端密雲縣古北口鎮東部，據傳此地因地勢險峻，台高坡陡，曾有人騎馬路過時，不幸落下台去，故稱此地爲「死馬台」，後覺不雅，便諧音爲「司馬台」。此地最著名的建築是以司馬台命名的長城，建於明朝洪武初年，因山勢陡峭，地勢險峻，工程浩大，在十九公里的地段上，敵樓多達一百三十五座，而且至今保存完好，被稱爲「中國長城之最」，成爲旅遊勝地。

古人「環保觀」

文史叢譚

馬 佳

保護環境、愛護動物是當今全球關注的熱點，遙想古代，自然環境比現在好得多，野生動物也林林總總應有盡有，但古賢們卻也知道保護環境、憐愛動物，想起來直令今人汗顏。

兩千年前的大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就是一位傑出的「環保主義者」。孔子哲學思想最重要的是「仁」，他大力提倡「仁者愛人」，這一理念也體現在包括對待動物的態度上。《論語．述而》裡有「子釣而不網，弋不射宿」的記載，說孔子不拉大網捕魚，寧願釣魚；雖然也射鳥，卻放過歸巢的鳥。這段故事反映出孔子的「環保觀」。用網捕魚自然收穫更多，孔子因爲愛惜魚類寧願採取垂釣的方式；鳥歸巢了，牠們要哺育幼小的雛鳥，想到此孔子就不忍射鳥了。

孔子生活的年代，尙無「殺生」、「放生」之類的佛教教義，更無現代保護環境、維護生態的主張與理念。但他表現出的對生命的態度，卻很超前，很有現代環保主義和動物福利主義的味道。這與道家提倡的「物極必反」、「輕物重生」和「天人合一」的樸素的「環保觀」，可謂如出一轍了，凸顯了孔子的睿智與先見。先秦時期問世的《爾雅》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詞典，其「釋天」一文中道：「春獵爲搜，夏獵爲苗，秋獵爲獮，冬獵爲狩」。大意爲：春天是禽獸繁殖的季節，要對野獸的數量進行搜索和統計，可有計劃地獵取未懷胎的禽獸；春秋兩季是農作物生長、獲取的季節，要獵殺踐踏莊稼的禽獸；冬天萬物休眠，可進行圍獵。這反映古人樸素的環保觀，是在保持一定的自然平衡的狀態下對動物進行獵取和保護。可惜由於歷史的原因，當時的政府未能關心環保。

明代文學家馮夢龍在《醒世恆言》中一段描述，頗令人感動。說唐天寶年間福州漳浦有個叫勤自勵的「憤青」，擅長打獵，還愛尋釁滋事，被他射殺的老虎已有不少。某日他又率幾個弟兄上山打虎，半路遇着一位黃衣老者，老人道：「虎乃百獸王，本無害人心，你如此濫殺無辜，將來必爲虎害！」勤自勵聞言猛醒，當即折箭盟誓，從此不再殺虎，只狩獵小動物。某日狩獵歸來，見一隻老虎被困陷阱，悲鳴不已。勤自勵頓生惻隱之心，趁主人不在，解開繩索救出老虎放歸山林。爲補償獵戶的損失，又將自己打來的小獵物放入陷阱，空手回家了。那位「黃衣老者」堪稱環保先鋒矣！

相扶回家

楊志翔

往事鈎沉

胡大夫家就在醫院後面一棟宿舍，記不清這棟宿舍有四層還是五層，所有人全部住在外面防震棚內，灶就在外面。女大夫自我介紹，她叫胡秀榮，北京人，丈夫姓史。才進院子她便提高了嗓門：「老史，你老鄉從唐山出來了，到我們家做客。」她丈夫牽着一個很漂亮的小女孩從小棚走出來，疑惑地望着我。確實，雖然是老鄉，但素不認識，而今如此狼狽不堪，衣衫襤褸地前來認老鄉，也難怪他十分困惑。但胡大夫稍作解釋後，老史便忙不迭地開始煮稀飯。小姑娘不僅長得漂亮，普通話的一聲：「叔叔，您好。」就和電影裡小姑娘的歌聲一樣動聽。名字也時髦，叫小兵。老史和胡大夫煮了一大鍋稀飯，煎了十個雞蛋，我和蕭拱芝終於在唐山大地震五十五個小時後美美地吃了一餐稀飯加雞蛋！胡大夫像姐姐一樣細心，她說餓太久了，只准每人吃兩個雞蛋，其他的包起來留在路上吃。

通縣抗震指揮部來了兩個工作人員，問我們是留在通縣治療還是去北京治療？我們講，我們想回長沙治療。他們便將我們帶去火車站抗震指揮部。抗震指揮部設在火車站旁一個大帳篷內，一位負責人將我們三人（包括北京朋友）安排到隔壁一間帳篷住，叮囑我們安心休息，並告訴我們明天早上八點有一班車趕去北京可以換乘一次車去長沙。通縣一樣能感到唐山餘震的震顫，帳篷吱吱作響，難怪通縣人民全部住在帳篷內。但三十號下午至三十一號凌晨我們休息得很好，雖然時常驚醒。

剛六點鐘，天就已經大亮了。北京朋友已經購好了去北京的車票，坐在我身邊。我們將邵陽戰士老鄉給我的兩塊錢給他作車費，他堅持不要。來不及與抗震指揮部的領導道謝告辭，我們就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車，很快就到了北京站。我也搞不清楚停在幾站台，反正透過車窗便可見「北京—長沙」列車停在另一站台邊。我和北京朋友攙扶着蕭拱芝走下火車。此時已三十一號上午八時四十分了。將蕭拱芝扶着到達一次列車旁是第一個困難，第二個困難是沒有火車票如何上車？這時北京朋友大展神威，他從上衣口袋掏出一個口哨一吹，馬上跑過來兩個穿便衣的人員。

奇怪的是他們雙雙向這位北京朋友行了個正規的軍禮，他們互相講了幾句什麼，我沒聽清，原來這位一直跟着照顧我們的北京朋友不是普通人，是位部隊領導。站台上推來了一部輪椅，蕭拱芝坐上去穿過地道被送到了一次車卧鋪車廂旁邊。這時又有一位工作人員送來了兩張卧鋪票，八號車廂下鋪二號、三號。我千言萬語道不盡感謝。離開車只有兩分鐘了，站台上響起警鈴聲，北京朋友對我講：「你到底是毛主席母校的老師，蕭同志講了你捨己救人的事，有政治覺悟，我有責任送你回長沙。」我問他：「你貴姓，我眞的好感謝你，以後有機會到長沙來第一師範找我。」他笑着回答：「我姓王，請原諒，我工作單位保密，再見！祝你們一路順風！」踏進卧鋪車廂，一號下鋪坐着東風鋼廠一個採購員，他輕輕地問我：「長沙的呀！」聽到地道的家鄉話，我萬分欣喜，連忙說：「是的，到唐山出差碰上大地震，眞是九死一生。」他說：「我是準備去唐山採購鋼錠的，現在進不去，只好返回長沙。」

火車汽笛一聲鳴叫，列車啓動了，窗外北京朋友親切的面容很快地消失，我的眼淚不由自主地奪眶而出。

（《回憶唐山大地震》之九）